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戚部

姦邪　貪黷　害賢　譴讓

姦邪

夫姦其迹邪其謀有國者之所防也故書云去邪勿疑又曰除惡務本若乃席天姻之勢居肺腑之地因緣會遇盜竊名器繇是飾險僞之行逞邪僻之志誣搆以縱

其毒諛佞以極其惡專權怙寵忌前擁已以至忘社稷之計致邦家之亂者咸載之方冊焉其亡身覆族之禍復何足道哉

漢上官安以昭帝后父爲車騎將軍數守大將軍霍光爲蓋主所幸丁外人求侯（守求請之）及安父左將軍桀妄官禄外人（不由才德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疋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

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位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帝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帝又疑之愈親光而疎桀安

王鳳元后之兄爲大將軍輔政成帝時定陶共王來朝

因留國邸旦夕侍帝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去

淳于長少以元后姊子為黄門侍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屬音之欲切成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

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乃追抃奏請罷昌陵功賜爵列侯

王根成帝舅爲驃騎將軍成帝無繼嗣中山王定陶王皆入朝定陶傅太后多珍寶賂遺趙昭儀及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帝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帝亦自器之遂立爲太子

王莽以孝元皇后之弟子封新都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才能為卿先進在莽右名位居其右右前也莽隂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名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平帝遂擢為大司馬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悅莽皆傅致其罪傅讀曰附附益而為引致之令入罪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懼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輙

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内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頻也）太后獨代幼主

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天下尚恐不從力勉也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恭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後漢竇憲章帝竇后之兄竇后之譖梁貴人憲等豫有謀焉

耿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

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
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
晉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為中護軍豪侈無齊限然
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
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
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
楊駿以武悼皇后父為車騎將軍武帝疾篤未有顧命
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

侍左右因輙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令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帝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

駿弟珧為衛將軍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

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

賈模太尉充之從子賈后既豫朝政擢爲侍中加授光禄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啟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怨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

賈謐母賈午太尉充少女也謐以充外孫嗣爲魯公賈后母郭槐欲以謐父韓壽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

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怨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頴見而呵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

後魏盧道虔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道虔外甥李彧尚莊帝女豐亭公主因相藉托

唐武三思則天皇后之兄子爲特進兼太子賓客性傾巧便僻善事人又以宗室中近屬特蒙親信天后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相繼被寵幸三思與從父兄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將欲乘馬三思等必為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稱爲王子晉後身極筆褒美三思以天后厭居深宫又欲與張易之兄弟扈從馳

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宫于嵩山興泰宫于萬壽山請天后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衆百姓怨之神龍三年五月己亥中宗以穀價踊貴召太府卿紀處納親問其故翌日左驍衛將軍兼知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不能納忠故有其應三思隂諷之也

韋温庶人從父兄神龍中以后族累遷户部尚書爲人庸昧李多祚舉兵之後韋氏不安拜温爲太子少保同

中書門下三品以自固及韋氏臨朝温爲謀首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玄宗天寶中為監察御史時帝
春秋高意有所惡故國忠以此得深探上旨其摘觖皆
以是中之驟遷侍御史度支員外郎給事中御史中丞兼
掌錢穀出入禁闈日加親幸武部侍郎吉温爲國忠陳
移奪執政計國忠深納之刑部尚書兼京兆尹蕭炅御
史中丞宋渾皆李林甫所親善國忠以飛言奏貶林甫
不能救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勢與國忠侔位望居

其右國忠忌其與巳分權會鉷弟銲與邢縡有姦謀事
洩國忠因而陷之坐以大逆代鉷為御史大夫權領京
兆尹五日窮竟邢縡枝黨獄成而罷又密奏林甫黨鉷
及交私阿布思狀哥舒翰陳希烈附會證成之帝由此
疎林甫天寶末官至司空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
子監國而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
等死在旦夕今儲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
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迺止

貪黷

夫狥財曰貪玷官爲墨而有處帝戚之重緣外氏之恩專怙威權罔飭簠簋託勢貴寵負氣驕吝受賕以薦士通賄以亂政掊克是逞聚斂無厭乃至陷人非辜安忍取貨濫聲遠播醜跡自彰用速簡書斯可痛惜者矣

漢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武帝時爲太尉親貴用事時梁内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帝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

田祖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勝子也嗣勝為周陽侯武帝元狩三年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臣欽若等曰軹侯薄昭孫梁也

後漢竇憲章德竇皇后兄也和帝時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公主明帝女主畏逼不敢計

梁冀順烈梁皇后兄也為大將軍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

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宋陳佛念後廢帝陳太妃叔父也爲步兵校尉大通貨賄侵亂朝政及順帝昇明初賜死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宣武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數日之閒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入高氏

北齊尉景仕東魏爲太傅景妻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

有軍事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干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爲不剥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

婁叡武明皇后母弟昭子也叡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

婁定遠武明皇后之姪也武成帝時封臨淮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拜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

唐蕭造隋大業時以后族歷太府卿巴東太守所在之職多以黷貨聞緣於外戚累原其罪

賀蘭敏之則天皇后姊子也則天繼母榮國夫人楊氏卒則天内出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

竇瑊昭成皇后之兄玄宗開元初以舅氏封畢國公而兄弟希瓘希玠皆貪鄙過自封植瑊又甚焉

王守一玄宗王庶人同母雙生也性貪鄙積聚巨萬開元十一年自太子少保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别駕籍没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薛諗玄宗甥也性貪猥恃託國戚恣行兇忍嘗於私第使羣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經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長流襄州死於路

張清尚玄宗公主爲駙馬都尉肅宗乾元元年二月贊善大夫張奭狀首清受錢二千貫許奏免交倚罪帝以清子婿不寘於法勑清毋決四十放贓錢初奭父爲御史大夫玄宗欲幸蜀改戶部尚書長安失没於賊僞授侍中至德初克復倚懼奭遂納賄於清以求免罪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授衛尉卿末帝即位爲租庸使守戶部尚書巖以勲戚自負貨賂公行天下之賂半入其門豐其飲饌動費萬錢僦斂網羅其徒如市㩁

勢燻灼人皆阿附

害賢

害仁以求生先聖之深戒傷賢而被禍往志之明徵降自漢代政化多缺寵母后之黨貴皇孋之族位高而難制勢去而莫遏故有竊弄政柄擅作威虐光寵支附忌克忠良造爲飛條誣以深釁諷希旨之吏極文致之辜俾良士滯於下僚忠臣陷於非辟天之癉惡厎以自貽故昔之明王所以右賢而左戚者誠有旨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皇后同母弟為丞相初魏其侯竇嬰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帝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蜚語為惡言聞上蚡為坐飛揚誹謗之語也故嬰論棄市渭城

王莽以元后之子為大司馬初前將軍何武舉後將軍公孫禄可大司馬而禄亦舉武太后竟用莽莽諷有司劾奏武禄互相舉皆免武就國元始三年吕寛等事起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

後漢竇憲以章德皇后之兄為大將軍初梁諷為憲軍司馬後忤憲意髠輸武威武威太守承㫖殺之又何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

梁商以順烈皇后之父為大將軍初王堂為汝南太守商及尚書令袁湯以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

梁冀以順烈皇后之兄爲大將軍太尉李固議立清河王蒜爲嗣冀不從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千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鑕椹也鑕音質椹音竹心切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明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又皇甫規舉賢良方正對策帝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又杜喬爲太尉

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冀又聞郎崔琦才請與交琦作外戚箴白鵠賦諷冀冀怒遣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

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又科暠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治鑄黄金爲文蛇以獻冀暠糾察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又馬融爲南郡太守先有事忤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又陳龜爲度遼將軍既到職州郡重足震

慄鮮卑不敢近塞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舉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復徵為尚書冀虐日甚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晉楊駿以武悼皇后之父為車騎將軍輔政惠帝即位以張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駿所忌皆不與朝政

唐武承嗣以則天兄子為文昌左相時張嘉福等請立

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以問地官尚書格輔元固稱不可承嗣譖之故及於禍天授三年二月御史中丞來俊臣奏言鳳閣侍郎任知古地官侍郎狄仁傑冬官侍郎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右丞盧獻可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並謀逆請誅之制不許特令免死承嗣奏曰仁傑等包藏逆節事迹並彰陛下雖欲屈法伸恩無以懲乂凶慝帝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奏曰陛下不殺

裴宣禮等臣請絶命於前遂以頭觸殿陛血流覆面獻可即宣禮之甥以此表人臣之節鳳閣舍人向光道侍御史張知默又極言請誅之不許准左授知古江夏縣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江陵令獻可西鄉令行本嗣真流於嶺表

武三思以則天兄子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初敬暉等立功後即掌知國事桓彥範爲侍中時韋皇后既干朝政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

怨又慮彦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為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乃日夕譖毁彦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彦範為扶陽郡王敬暉為平陽郡王張柬之為漢陽郡王崔玄暐為博陵王袁恕己為南陽郡王加並特進令罷知政事三思又慮其更為已患乃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搆暉等並流於嶺表而死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為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

黄門侍郎宋璟執奏月將所犯不合死三思怒竟斥璟為外職

楊國忠以玄宗貴妃之從祖兄也為右相初顔真卿天寶中為殿中侍御史東都畿内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

譴讓

夫寵而不驕其人益寡盈難久恃在理固然夫以姻接天枝親連帝胄咳唾生珠玉呼吸下霜露膏粱之性既

安居而忘危高明之家故蒙禍而常酷誡防閑之失道亦漸摩之使然是以傅后干朝稚游數以爲諫東平致問肅宗笑而不言良有以哉

漢薄昭以文帝舅爲將軍封軹侯十年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景帝即位爲詹事太后憎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籍不得朝請

霍禹以宣帝后兄嗣父光博陸侯為右將軍初帝始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乳醫視産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切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帝始聞之未察未知其虚實廼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禄勲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禄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

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也特但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禄勲及光中女胥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禄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王商以元后弟封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成帝借明光宮黄圖云明光宮在城内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

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張周帷輯濯越歌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令執楫櫂人為越歌也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鐃越歌為越之歌也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黄圖云在未央宫於是帝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帝聞之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鎖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青鎖者刻為連鎖文而以青塗之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姦猾亡命

賔客為羣盜司隷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言此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寖弱日久寖漸也今將一施之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今摠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藁請罪自坐藁上言就刑誅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帝不忍誅然後得已商子況嗣成都侯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王莽以元后兄子爲大司馬封新都侯哀帝時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帝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王邑以元后兄子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旨白哀帝爲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哀帝乃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云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音扶目切太后爲謝帝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

後漢竇融爲衛尉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勲尚沘陽公主明帝永平二年融從兄子護羌校尉林以罪誅帝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搆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

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梁松尚舞陰長公主爲太僕竇固尚涅陽公主爲中郎將明帝永平初越騎司馬杜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煽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

馬廖以明德皇后兄封順陽侯章帝建初四年以特進

就第是時馬氏失勢廖性寛緩不能教敕子孫子豫為步兵校尉遂投書怨誹又廖弟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竇憲以章德皇后兄為虎賁中郎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章帝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切喝音一介切或作鳴音烏故切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愈猶差也久念使

人驚怖昔永平中嘗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僭踰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切切猶勤勤也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烏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晉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末為護軍將軍南頓王宗素被親信成帝初亮輔政宗謀廢執政亮殺宗帝不

之知及蘇峻平問亮曰當日白頭翁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若何亮懼變色

庾懌以成帝舅爲西中郎将鎮蕪湖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

梁王寔尚武安公主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王三日出禊寔衣冠傾欹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寔稱主名謂王

曰蕭王誌念寔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後魏馮修以文明太后兄子為尚書封東平公其兄誕性淳篤修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子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

唐程昌裔尚廣平公主天寶十載正月望夜楊貴妃家五宅夜遊與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帝令

殺楊氏奴昌裔亦停官

王士平尚德宗女義陽公主爲駙馬都尉貞元十二年五月經代宗忌辰駙馬諸親悉詣銀臺奉慰及廻士平遂邀駙馬郭曖張昭賢張怙及女壻嗣許王昭曖堂弟煦恒并教坊音聲人曹自慶並於宅中飲樂德宗怒之下詔曰先聖忌辰纔經叙慰戚里之内固在肅恭而乃遽從宴遊飲酒作樂既乖禮法須有所懲前汾州長史郭煦宜於袁州安置前南鄭縣尉郭晅於柳州安置曹

自慶配流永州其駙馬郭曖王士平仍令並歸私第是歲士平與公主忿爭監使奏其狀令公主入内安置中使令士平送歸宅不許出入

崔杞尚順宗女東陽公主為駙馬都尉憲宗元和五年正月勑公主及妃所賜錢粟等並宜權停

于季友司空頔第四子尚憲宗女永昌公主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季友凡敏誘梁正言之僮支解棄於溷中敏奴王再榮詣銀臺門告詔三司使案問乃投死奴於

其第獲之頔貶爲恩王傅敏長流雷州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在家循省

韋讓爲駙馬都尉敬宗寶歷元年讓以善決百姓罰兩季俸料

劉垍爲駙馬都尉文宗太和三年任隴州刺史於本道節度使禮不恭爲其所舉降爲果州刺史又潛入京詔下臺司鞫問翌日放歸私第尋除陝州刺史馳驛赴任

韋處仁為駙馬都尉嘗入見巾夾羅巾以進文宗曰本

慕卿門户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市服從他諸族為之卿不須為也

賫澼尚延安公主為駙馬都尉太和四年正月勑以公主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宜罰澼兩月賜錢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魏繩曾

冊府元龜卷三百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總序

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務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敘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

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瞻之所在自黄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記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有阿衡佐相之號洎武丁之得傅説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成王作周官著之典訓立太師太傅太保以為三公又立三孤之位皆所以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共司宰弼之事春秋之世寰内諸侯入為卿士皆掌國政秦氏之霸

始置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副之後復有丞相相國中丞相之名漢室之興置一丞相亦有左右丞相之名而御史大夫實亞其任兼置太尉仍用秦制後以蕭何為相國孝惠高后復置左右丞相亦置太傅之官未幾而罷太尉之職蓋不嘗置一丞相武帝無置太尉數年而廢元狩中置大司馬以代太尉之職征和二年置左丞相分長史以備兩府成帝綏和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復以大司空為御史大

夫復置太傅在三公之上俄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復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以備三公之位平帝增置太師王莽居攝又置四輔之官世祖中興但存三公之號有太傅而不嘗置建武末改大司馬為太尉二府並去太字是為宰相總治衆務中平之後事歸臺閣選舉誅賞一繇尚書機衡所總不在公府蓋有其名而無其實矣建安之世始罷三公官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之號黄初受禪改為司徒而中書監令專掌機密

雖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不預朝政厥後定制大丞相第一品又置相國以司馬二王相繼為之末年增置太保吳蜀與國皆有丞相而吳氏復有左右之名二邦政事率以尚書總統而吳有大司馬左右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及帝太傅蜀亦有司徒大司馬之號其平尚書事錄尚書事領中外諸軍事總統國事皆為宰相之任晉武之初有太宰太傅太保是為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復有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

而無丞相之名惠帝復置丞相俄頃而罷後置司徒元帝渡江罷司徒為丞相以王導居之導卒又罷丞相為司徒府三公之職雖無所改而司徒丞相兩不並置中書之署實總機要是為宰相以毗大政宋孝武復置丞相而司徒之府如故又有相國之官齊氏以丞相相國著為贈典梁罷相國置丞相兼置司徒又有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是為諸公陳以相國列於丞相之上并太宰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凡六號

亦有贈秩然而相國是為尊崇之位非尋常之秩丞相之任亦廢置靡定魏晉以來多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毗賛朝政録尚書事居門下領中書或總朝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皆為宰相唯侍中機密所出不必他名嘗為宰相之職元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大司馬大將軍為二大又有三公之名然尤重門下之官多以侍中輔政樞宰之任歸於省闥北齊初置丞相復分左右而居侍中之職者皆秉國政宇文建國遠遵周

治改三師為三公置三孤以為之二分司徒司馬司空以備六官之職而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復置四輔之官又置左右丞相既而罷為大丞相隋置三師三公參議國之大事朝之衆務總於臺閣内史令納言是為宰輔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其後納言為侍内唐室受命悉仍隋制武德初改内史令為中書令侍内為侍中幷左右僕射是為四輔至貞觀末除僕射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方為宰相而中書

令侍中之名自龍朔至天寶凡經四易中書令為右相為內史為紫微令復為右相侍中為左相為納言為黃監復為左相凡四易名而侍中復舊而嘗為宰相其單任僕射不復預於機政先天以前宰相多至十餘人開元之後嘗二人至三人天寶之末勳賢並建備位者衆然秉鈞當國亦不過一二人繇武德貞觀以來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掌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者皆為宰相唐初宰相嘗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為中書令以中書執政事遂移在中書省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

之印其後唯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是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後唐及周亦有同中書門下三品令蓋辟當時臣父之名非嘗制也之論次繇二帝三代以訖於顯德凡居輔弼之任美惡之迹悉區别而類例之唐氏中葉有樞密之任宣傳制命掌以内侍宋梁而降大建官署崇著使號並分史局兵戎之政邦國之務多所參掌均於宰府述其行事咸用編述凡宰輔部四十二門

佐命

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夫天造草昧真人撫運允資英傑戡濟時艱故有感會風雲奮起草恭朝捨屠釣之業夕為廊廟之器倚任如手足相諧如律呂服勞保乂膺日持久厥有成績紀于太常降及秦漢世資戰力以強國之術干好謀之主運籌帷幄指蹤將佐轉禍為福易危從安罄竭力貞輔成景業者何可勝道哉乃至運屬陽九雄視一方亦必有縱横之才倜儻之士咸能矢陳遠馭贊集洪勲

若矣

商伊尹初欲干湯而無繇乃為莘氏媵臣湯妃有莘氏女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九九品圖畫其形出劉向別錄湯舉任以國政孟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勝夏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周呂尚東海人謂東夷之士本姓姜氏後從其封姓夏商之時申呂也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傳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以後事皆將帥佐命門

周公旦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嘗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以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

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終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終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誠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

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召穆公虎康公之後也厲王時王無道出奔彘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與周公二相臣欽若等曰周公即旦之後世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秦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

任以為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繇竈上騷除騷音掃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長

史聽其計隂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秦王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

漢蕭何沛人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至為亭長亦嘗佑之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謂為沛丞專督衆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

府分之走謂趨向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既為漢王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語古語也天漢河漢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以為大將軍漢王還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三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王來以聞高祖出還乃以所為聞也計户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王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是年四月漢王與項籍戰敗睢水五月屯滎陽

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傜役也戰京索閒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漢五年既殺項籍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高祖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酇屬南陽食邑八千户九年拜丞相為相國

曹參沛人秦時為獄掾與蕭何俱為豪吏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灑近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公者時人尊稱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臣欽若等曰此已下有官號無姓名及有名無姓皆史氏闕文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善置置名今之驛也狐父祁二縣名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伍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繇軍破之殺李繇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封參為

執帛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社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爵名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尸鄉之北從南攻犫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

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武都二縣雍漦二縣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壤地名在扶風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四日景陵縣名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在東郡東擊

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黄程處反於燕漢將燕東郡之縣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葉南陽縣還攻武彊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敗謂彭城戰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鄔大原縣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廼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五縣名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一作高密大破之斬

龍且虜其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謂為相居守者及故將軍田既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

後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渡追及於鄴光

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私語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念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謀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隳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

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嘗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朗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縣名屬常山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

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光武方事山東故授禹以西討之略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進圍安邑更始大將軍樊

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又破王匡成丹劉均等軍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會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户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王莽時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其父守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嘗懐之且居家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

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欲刼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應莽聞

之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使通持節還鎮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六年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自為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之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漢末舉孝廉累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强兵相與争太祖為漢相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隷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常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繇遣馬騰子超將精兵逆之援濟汾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軍于會河東衛固

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縣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雒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戸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踐祚拜太尉荀攸字公達漢尚書令彧之從子漢末為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棄官歸後為蜀郡太守以道絶不得至駐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

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

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索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收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

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覧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

黎陽明年太祖乃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寛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

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建為尚書令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甯武子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宫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漢末為光禄大夫獻帝東遷詡上還印綬張繡在南陽詡陰結之繡遣人迎詡詡至繡執子孫禮繡從之繡率衆歸太祖

太祖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兾州牧兾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史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兾州牧徙詡為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

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用詡謀卒破遂超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進爵壽鄉侯增邑并前八百户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漢末為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待以上賓之禮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尚書令太祖征孫

權表歆為軍師魏國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拜歆為司徒明帝時拜太尉

蜀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漢朝以朱皓代之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會先主屯新野徐庶謂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三往乃

見因屏人與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

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

不曉軍事亮乃見先主衆賔皆去而亮獨留先主亦不

問其所欲言先主性好結毦適有人以髦牛尾獻者因

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

邪先主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

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先主曰不及又曰將軍

自度何如也曰亦不及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

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先主曰我亦愁之將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先主從其計故衆遂彊由此知亮有美畧乃以上客禮之遂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諸君勿復言俄而劉表卒曹公來征先主在樊城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先主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賢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

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以拒曹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

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墇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後主禪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内外

吳滕卲字長緒北海人初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廟廊才

也從劉繇於江東及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盧江太守還車騎長史黄武初為丞相封陽羡侯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弱冠為合肥長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大帝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數年入為左司馬大帝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遂鄉侯又改大常進封醴陵侯黄武四年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大帝為討虜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歴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遷定威校尉大帝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大帝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内應遜破散之拜偏將軍右都督代呂蒙以禦蜀將關羽又領宜都太

守撫邉將軍封華亭侯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等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黄武元年蜀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破其四十餘營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蜀後主禪既襲位諸葛亮秉政與大帝連和大帝每與禪亮書嘗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封印行之黄龍元年拜上大將

軍右都護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

步隲字子山臨淮淮陰人漢末避難江東種瓜自給大帝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歲餘以疾免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爲大帝徐州治中從事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懐異心隲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内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拜平武將軍封

廣信侯延康元年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蜀先主東下武陵蠻夷蠢動隲上益陽蜀兵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黄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黄龍元年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大帝雖不能虛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八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佐命

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初仕魏累遷侍中司隸校尉時曹爽專權曾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咸熈初拜司徒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時入見二人揖而曾獨致拜武帝襲

王位以曽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户累遷司徒太傅

裴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初仕魏為黄門侍郎廷尉正歴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預參謀畧誕平進尚書遷尚書僕射封秀濟川侯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

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王位拜尚書令開府及受禪加左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户泰始四年拜為司空

陳騫臨淮東陽人起家尚書郎歴中山安平太守徵為相國司馬長史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都督淮北諸軍事轉都督豫州又轉都督江南徙荊州累

處方任爲士庶所懐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累進太尉大司馬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初爲魏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呉陰察其變充既論説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

雒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雒陽使充統後事累遷廷尉中護軍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勲初文帝

以景帝愜贊王業欲傳位與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泰始中拜司空太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初為景帝中護軍司馬從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琊太守文帝敗於東關也苞獨

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魏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文帝厭世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封樂陵郡公泰始五年拜

為司徒

王導字茂宏光禄大夫覽之孫鎮軍司馬裁之子司空劉寔引為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從

兄大將軍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拯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乗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

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雒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户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淨每勸帝尅已勵節翊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永嘉末遷丹陽太守累加振威將軍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累遷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録尚書事及帝

登尊號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

宋徐羡之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拔為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緄共事緄甚知之累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將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穆之卒羡之代為丹陽尹總知留任高祖踐祚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公還尚書又拜司空

録尚書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仕晉歷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高祖時為太尉欲以為東陽郡亮馳見高祖曰伏閒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禄私計為幸但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禄耳若能如此甚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以亮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從征關雒還至彭城宋國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從中書令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

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暴簒禹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晩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嘗

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及受禪以佐命功封建城公添食邑三千户少帝即位進位中書監尚書令

南齊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初尚宋明帝陽羡公主累遷黄門吏部郎太祖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惟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

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户時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太祖歎曰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為我生儉也太祖厭世遺詔以儉為侍中尚書令初儉素知太祖雄異後請間言於太祖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祐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太祖笑曰卿言不無理

儉又曰公今名位國是經常宰相宜禮絶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太祖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太祖自造褚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太祖還告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太祖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蒋輔左長史專見任用

梁王茂字林遠太原祁人齊末為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宏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既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潁川郢魯既平臣欽若等曰郢

會郡鄮城鄮山也從高祖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天監十一年位進司空

王僧辯字君才右護衛將軍神念之子天監中隨父東奔元帝為湘東王時僧辯為王國左常侍帝尹丹陽府行叅軍帝出守會稽及為荊州皆以為中兵叅軍帝為

護軍及江州又以僧辯為司馬帝再為荆州又以為府諮議參軍事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屬侯景反帝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餽赴援纔至京都宫城陷没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于帝帝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代鮑泉討平湘土時侯景浮江西寇僧辯為大都督據巴陵城拒之景既遁帝命僧辯率諸軍沿

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出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舩艘數百以老其意子仙

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偽儀同范希榮盧暉畧尚據盆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加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既尅定京都帝即位以僧辯為司徒加鎮衛將軍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户侍中尚書令並如故

後梁蔡大寶自宣帝為岳陽郡王以大寶為諮議參軍梁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大寶使江陵還白帝云河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不援臺城帝納之及為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文選事俄遷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帝於江陵稱帝以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帝之章表書記敎令詔册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帝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諸葛焉

後魏長孫嵩代人年四十代父仁為南部大人後歸于道武累著軍功歷侍中司徒明元即位與奚斤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累遷太尉

奚斤道武皇始初從征中原為征東長史遷晉兵將軍明元即位以斤為鄭兵將軍累遷左丞相與司徒長孫

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太武之為皇太子臨

朝聽政以斤為左輔

丘堆為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為

右弼

賀拔允為侍中值孝文帝將出山東允素知帝非常人

早自結託以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

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

北齊杜弼為中書令弼志在毗贊知無不為文宣將受

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

後周于謹初仕魏為大司寇太祖時為丞相既薨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

志在扶救投袂荷戈遂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天降
禍奄棄庶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
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
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每申禮敬至是
謹乃起而言曰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
公廹於謹亦再拜自是衆議始定孝閔踐祚進爵燕公
邑萬户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
宇文護字薩寶太祖兄顥之少子太祖臨夏州留護事

賀拔岳岳被害後太祖至平涼以軍出鎮江東與于謹征江陵為前鋒拔城鎮擒侯騎斷江津收舟艦待大軍之至圍而尅之時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詔護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謂曰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從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厭世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内外撫循文武於

是衆心乃定既葬太祖護以天命有歸遣公卿諷魏帝
遂行禪代之事閔帝踐祚拜大司馬遷大冢宰
李弼字景加遼東襄平人後魏末為秦州刺史從太祖
平竇泰又從平弘農與高歡戰於沙苑大破之以功拜
特進又從東討雒陽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東至穀
城弼斬之虜其衆累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太祖西討
留弼居守後事皆諮稟焉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
與于謹及弼等參議閔帝踐祚除太師封趙國公邑萬

戶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魏末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太祖時臨夏州貴議迎太祖太祖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既平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又從戰河橋援玉壁戰邙山累遷侍中開府柱國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太傅大冢宰封楚公邑萬戶
獨狐信雲中人魏末為荊州刺史防城縣都督賀拔勝

出鎮荆州表信為武衛及勝弟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入關撫岳餘衆屬太祖已統岳兵信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雒請事後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率衆入雒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並相繼欵附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流民願附者數萬家累遷大司馬柱國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太保大宗伯封衛國公邑萬户

隋高熲初仕後周為開府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

高祖時為丞相素知頍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邢國公楊惠諭意頍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頍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頍委以心膂尉遲迥之起兵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又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頍遂請行因平尉遲迥進位柱國遷相府司馬寄任益隆及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

為比

唐裴寂字元真隋末為晉陽宮副監遇高祖留守太原深自結納高祖與之有舊特加親禮每留連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遣隋宮人私侍高祖于時太宗將舉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欲因寂開說其路無由太祖出私錢數百貫陰結龍山令高斌廉使與寂博戲經數日漸以輸之得錢既多乃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懽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他日高

祖又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云昨日方便已啓大人道令天下大亂城門外即是賊若守節旦夕死亡若起義兵必得天下衆情已叶公意何如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事已定矣秖得從之即召太宗謂寂曰我兒子中唯得此力令起大計復緣此兒若得事成即皇太子也寂對曰然是後始預計義兵起寂上宫女百人米九百萬斛雜綵九萬段甲三十萬領以供軍用因拜爲長史金紫光禄大夫從破宋老生授光禄大夫下臨汾封

聞喜縣公邑千户義兵至河東隋將屈突通拒守攻之
不下三輔豪傑爭來欵附高祖將先定京師恐通爲後
患猶豫未決寂進説曰今通據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
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
蒲州而後入關京師絶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兵法
尚權權在於速宜乗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遲留彼則
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
兵强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爲虞若失入關

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遂命太宗入關以寂為江東安撫大使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布帛四萬疋進爵魏國公邑三千户及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不荅寂請見曰桀紂亡亦各有子殊未聞湯武臣而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

以服玩不可勝計

劉文靜隋末為晉陽令時裴寂為晉陽宮監數與之遊時天下已亂文靜與寂同宿見城上烽火寂仰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數運若此時事可知二人相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姻煬帝令

繫於郡獄太宗隂有異志以文靜可與語遂入禁所看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雒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

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秉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關說於是引寂交於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衂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

為討晉陽之地士馬精强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玆舉
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沖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
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
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協議尅日舉兵會高祖
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為煬帝敕發太原西河鴈門馬
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以歲暮集涿郡
將伐遼東繇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
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

開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為宫監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静及長孫順徳等分部募兵以討武周為辭又令文静與裴寂偽作符敕出宫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懐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

劉世龍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為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佯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因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

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通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可汗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兵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疋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虎牙郎將桑

顥和勒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顥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顥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已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禄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

杜如晦字克明御史大夫淹之兄子初仕隋滏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棄官歸于鄉里及義兵定關中太宗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陜州總管長史時府中多英

俊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參軍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達識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因奏為王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事如晦剖斷如流為談者所服以功累加上柱國封建平縣男邑三百户以本官補文學館學士畫像於丹青者十有八人而如晦為冠首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懐中履義身立名揚

其見欽重如此時隱太子與元吉謀危太宗乃深忌之相與謀曰秦王府中所憚者唯杜如晦房元齡耳因誣以罪譖之於高祖由是逐之並令還宅及隱太子將為變太宗密知之遣長孫無忌召如晦等着道士之服潛來入府共為籌畧社稷以寧擢為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户别食益州千三百户太宗即位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督兵衛皇太子尋為左僕射仍掌選事

房元齡字喬年清河人隋末為隰城縣尉漢王諒為逆
從坐除名會義旗入關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因
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為記室參軍元
齡既遇知已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為賊寇每平
衆人競求珍異元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
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武德末隱太子猜
間太宗謂元齡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計將安出對曰
國家患難今古何殊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葢

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非藉人謀因與僚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以前後軍功累加上柱國封臨淄縣侯補行臺屯田郎中尋轉考功又為文學館學士隱太子以元齡既被太宗親禮為之謀事甚惡之乃譖之於高祖由是與杜如晦並被驅斥息隱海陵將有變也前一日長孫無忌以教旨令元齡衣道士服潛引入閣與之計事及事平太宗入春宮以元齡為右庶子既踐祚除中書令封邢國公貞觀三年為尚書左僕射累改為魏國房

國公拜司空太傅
梁敬翔好讀兵書善禮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舉進士
未第遇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始鎮汴有觀察
支使王發負才術獨當委用發與翔鄉里親也相遇甚
喜乃協力佐太祖商榷利病頗稱太祖意由是自進士
奏為光祿寺主簿署館驛巡官居中以司記奏之職太
祖連破巢蔡實預勲府尋奏授太子中允賜朱紱討曹
濮伐兖鄆凡用師未嘗不密侍左右太祖之攻蔡也有

努矢犯左腋血染中單自翔外軍中無知者其待遇如此及太祖受唐禪改樞密院為崇政院遂用翔知院事實掌大政

翔初歸太祖見語及時務遂異禮焉因委奏記巨細預之凡發一言創一事嘗與太祖意同由是三十年翼戴四方之人尠有識面者昏旦不離於左右恪勤公直以裨大事四征戰舉動必隨時或軍書叢委翔則據鞍旗麾之下運毫洒落有如風雨知文者雖阮瑀陳琳不能過也至于滅巢破蔡收兖鄆徐宿北至河翔南服嶺嶠訓强兵數十萬勤王奉上安黎庶廣賦税納賢儁自微至著内外機宜逮于化家為國皆翔之籌畫也其於險阻艱難櫛風沐雨未嘗頃刻不與上同自受唐禪讓改為梁翔總領機務締搆開創之業冠於

本朝

後唐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父宏政太祖杖鉞鴈門也崇韜為李克脩之網紀從定京師平巢賊克脩率昭義崇韜累典軍中物務頗稱廉幹克修卒歸隸太原以為典謁嘗奉使鳳翔稱旨遷左教練西宮使帝平定魏博召充副中門使與孟知祥俱參機要崇韜懷抱豁如果于臨事承授決斷畧無疑滯以此恩顧日隆先是吳珙張虔厚相繼為中門使功多赤族故知祥堅請外任瓊花長華主泣請知祥於皇太后帝重違之以知祥

為河東軍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要密軍籌計畫多所參決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後從帝親征王德明於鎮州時德明誘契丹之衆至新樂虜騎已渡沙河我軍大恐或有斂輜車而去者李存渥斬之不能止諸將咸云賊城兵數不少今濟之以鮮卑王師不敵如被中外夾攻吾族盡矣不如退師還鄴候其罷退再議起居帝猶豫未能決崇韜曰臣聞按巴堅為王郁所誘俛俛而來本利貨財非敦隣好一逢挫敗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

寇威振北藩乘此驅攘無往不捷况事之濟否亦有天命戎狄雖衆其如我何帝然其策因喻諸將破賊於新城按巴堅遁走

安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為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晉天福二年六月宰臣李崧讓樞密使崧始自范延光

領常山為管記及明宗長興末為六軍副使以皇子秦王從榮不執愬求出外會北虜屢寇雲中議選良帥以鎮北門帝問延光趙延壽等不敢遽對奏云候臣至本院商量欲定襄州連帥康義誠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累白上欲令出鎮嘗謂僕曰凡有得氣力者欲不遣在左右是何意也由是不敢復奏時帝又遣中使促之乃定帝領太原明日帝又使心腹導意至崧云累浮圖須與合却尖表感之深也乃義

旗入雒崧為偽主端明殿學士出逃郊外俄召居舊秩無幾命為相兼樞密使蓋由此階緣故也崧時以宰相趙瑩使虜將還朝廷之元臣也故有表讓其機務以固帝心皆小數也

桑維翰自後唐末帝清泰三年為太原掌書記時高祖將起義頗慮孤壘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蝮虵在手壯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首免之理但極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旗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

戍高祖釋然自是民請搆藩軍者多矣然闗防重疊去者多獲朝廷又以虜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單詞容易應副高祖使有達虜廷者報曰仲秋吾傾寨奉援且牢守備朝廷知之攻城頗急城中乞食處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懇告藩首時八月末也藩首曰北候漸涼别無顧慮爾名曰福戰捷之由數日出軍與何福俱來壬寅契丹至及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

趙瑩華陰人後唐莊宗時為陝州從事明宗即位以高祖為陝府長史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受契丹冊既即位授瑩翰林承旨金紫光禄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

漢蘇逢吉自高祖鎮太原為判官天福十二年秦州節度使叛入蜀高祖聞之歎曰中原無主使藩侯一至於

此吾處方召之任得無愧於心乎逢吉等曰大王出鎮邊裔兵權久不在已外不能撫四夷内不能安牧伯朝廷致敗乃自失之夫不有廢也於何以興皆天運使然非大王之過大王富有全晉之地帶甲十萬一呼一吸海内孰不響應足以雪家國之恥足以圖帝王之業幸不以小善小節為拘累耳帝曰諸公何畧之甚吾以少主陷虜心焉如灼謀之與力已不逮於重耳皇緒若在將欲保賨融事業足矣安有他望耶高祖引咎蒼正率

皆如此高祖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有司不敢䕶通逢吉置于懷袖俟其色悅則詔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於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楊邠魏州冠氏人高祖為鄴都留守用為左都押衙及高祖鎮太原方開霸府以羅英乂邠遂棄職挈族歸之帝察其誠賞其來喜而納馬置之近列俄置牙門都校軍國庶務靡不委之邠性亮直廉約蒞事平允帝甚寵之及虜陷汴水晉少帝北徙羣議推迫帝建尊號帝固

拒之邠與周高祖繼入請曰戎人亂華勢不能久今天下無主是歷數歸大王也且億兆之口不謀同辭若巨山已斷無能抑也秉龍在天不可下也由是帝心遂定至帝建義南向廵幸晉絳撫寧陜虢内定歸畧皆訪於邠邠每有密啓帝皆可之因謂曰始見公心為治粟郡尉之才也今見公方畧真撥亂經始之良臣也帝既自雒入汴河朔漸寧賞邠之功故有是命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樞密使汴雒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

蘇禹珪自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廉判開運末戎虜盜國高祖即位於晉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王章自高祖典侍衛親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晏駕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周鄭仁誨晉陽人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

賛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阼旌
佐命功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檢點恩州團練使
尋為樞密副使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
檢校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